

老唱片

第三辑

孔培培

张刚 主编

重温中国百年唱片

聆听历史中的声音

探寻声音中的历史

山东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顾问 吴小如 龚和德 梁茂春 刘再生 田青

主编 孔培培 张刚

编委 (按姓名笔画)

张建平 张振涛 赵仲明 秦华生 柴俊为

韩宝强 傅谨

主编的话

有人说：20 世纪之于中国，之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壮怀激烈的世纪，一个斩钉截铁的世纪。20 世纪的中国，就是在化解民族危机、经受战争考验、迎接革命洗礼的悲壮与豪迈中创造和书写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史篇章。

诚如是，纵观 20 世纪的中国，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变革都不及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这三次历史巨变来得波澜壮阔、跌宕紧凑，令人目不暇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艺术都在百年中国跌跌撞撞的奔跑中呈现出世纪特征。

老唱片就是这样一个百年中国的特殊载体，保存着百年中国的历史文化记忆。

唱片自 1897 年传入中国，从蜡筒到胶木，从钻针到钢针，从手摇到电

唱，从国外灌制到本土设厂，从经典到流行，等等，展现着中国近百年来优秀艺术家们的艺术精华，勾画着中国民族艺术的百年流变，回响着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的世纪之声。

《老唱片》丛书拾取唱片灌制的历史片段和人物线索，走进经典，重现艺术史，引导读者重返声音现场，重把时代脉搏，为读者解读唱片背后的历史。

我们的视野中包括但并不止于：

谭鑫培、马连良、余叔岩、杨宝森、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俞振飞、周璇、胡蝶、王昆、郭兰英、华彦钧、管平湖等国宝原音；

《送别》《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梁祝》《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艺术经典；

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留声；

毛泽东、宋庆龄、吴小如等个人收藏；

上海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中文唱片传世收藏。

从有案可查的19世纪末的美国华埠粤曲老唱片，1904年署名孙菊仙的本土录制“第一张”，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电影《风云儿女》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四大名旦梅尚程荀联袂献唱的《霸王别姬》，到阿炳（华彦钧）的《二泉映月》；从1949年新中国第一批粗纹唱片《解放区的天》，1959年出版的第一张中密纹唱片《黄河大合唱》，1966年出版的第一张薄膜唱片《大海航行靠舵手》，1977年被美国航天局送上太空10亿年无

损的金唱片管平湖古琴曲《流水》，到1980年出版的第一张立体声大密纹唱片越剧《血手印》……这些老唱片将把我们带入百年时空隧道，揭开那历史尘封。

《老唱片》丛书在内容选择上，考虑到老唱片本身的丰富内涵和为老唱片作史的学术冲动，按照“特稿”“史海留珍”“重温经典”“世纪收藏”“旧文辑要”五大板块的思路进行组稿。“特稿”是对唱片史及艺术史中重要人物、重要作品、重要事件的深刻解读与学术钩沉，并置于每一辑之首，一般一至两篇；“史海留珍”是以唱片的生产、转型、关键节点及标志性的唱片出版为面，以社会变革、艺术发展脉络为底，构筑出中国百年唱片史纲；“重温经典”是通过对一张唱片、一张专辑、一部作品、一个系列等唱片内容的艺术阐释及其背后的故事挖掘，展现以唱片为载体的百年声音艺术史；“世纪收藏”是以国内外图书馆、艺术机构以及唱片收藏家的唱片收藏为切入点，盘点中文唱片的存世状况，架起沟通共享的桥梁；“旧文辑要”则是对以往发表或未发表的重要唱片研究成果的选编，表达编者对前辈们开创性研究的尊重并致敬。

《老唱片》丛书各个板块均由若干篇专文组成，每篇以唱片为核心，以人物、事件为主线，解读唱片背后的文化思潮与社会、政治生活。

《老唱片》丛书的编撰得到了国内外戏曲、曲艺、音乐、文化、唱片收藏等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的襄助，他们不仅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写作功底，也有着对唱片内容及版本的详细考订与深刻把握，行文中力求融知

识性、艺术性、纪实性、通俗性于一体，于社会、历史、思潮、艺术的大关节处着眼，从具体的人物、事件、背后的故事入手，前后关照，纵横开阖，深入浅出，图文并茂，为读者贡献了他们在唱片及其他艺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这里，特别鸣谢天津的唱片收藏家王跃进、王学民两位先生的鼎力支持，为本丛书提供了他们个人珍藏的老唱片珍稀版本。也特别鸣谢深圳市智骏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了他们最新自主开发、领先、独特的老唱片录制与声音还原技术，以更宽的频率响应范围和更精细的均衡与降噪处理，重现了不同时期的老唱片声音现场，在留声机的历史回响与精致的现代技术处理平衡中实现了耳朵的享受。

我们相信，《老唱片》丛书的出版，必将唤醒沉睡百年的“中国好声音”，为百年中国史的研究增入艺术与唱片生产领域的生动篇章。

目 录

《义勇军进行曲》的前世今生	俞云婕	001
新中国国歌诞生始末	陈 宇	035
史海溯源 ——记中国唱片制作的先驱	高若意	049
风雨“黄河” ——从交响大合唱到钢琴协奏曲	张 烁	071
“空山琴音”管平湖	巫 娜	097
“小元元红”魏联升的唏嘘一生	甄光俊	107
无地自容 ——“黑豹”乐队及其《黑豹》	张 焱	123

“北路琴书”创始人邓九如 包澄洁 133

余韵绕梁 千古绝唱

——关于余叔岩“十八张半”唱片的对话

李锡祥 王珮瑜 143

四大名旦五花洞留音追纪 沙游天 165

梅花馆随笔

——记民国十七年程砚秋灌音事 梅花馆主 167

《义勇军进行曲》的前世今生

俞云婕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明朗宽广的大调、铿锵有力的节拍鼓舞人心。这篇所有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歌词与这曲雄壮的旋律，无数次地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它不但融入中国人民的血液，化为中华民族的魂魄，甚至穿越国界，被世界人民传唱。这首看似不起眼的歌曲背后，承载的是七十多年的红色经典，亦是七十多年的厚重历史；是七十多年的峥嵘岁月，亦是七十多年的理想情怀。希望以下的文字，能让您走进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前世今生，读懂那短短 84 个字所组成的歌词，了解《义勇军进行曲》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感受它所带来的无穷的精神力量。

不朽旋律的诞生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曾经辉煌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逐渐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我国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建的南满铁路路轨，诬蔑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这场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制造的柳条湖事件，正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短短三个月，日军先后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死亡的气息盘旋在整个东北三省的天空，亡国奴的命运即将笼罩在三千多万东北同胞的身上。此时，有一群“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揭竿而起，他们就是由东北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东北义勇军。英勇的东北义勇军拿起手边的武器，满怀保卫家园和祖国的信念，发出了中华民族“最后的吼声”。这吼



“九一八”事变，日军飞扬跋扈地进入沈阳街区

声唤醒了每一个国人的赤子之心，鼓舞着全国人民在抗日的道路上众志成城，与日寇展开殊死战斗。

“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意图称霸世界的第一步。东北沦陷后，日军变本加厉地扩大军事占领界线，在中国内地和沿海城市继续发动侵略。然而，面对野心逐步膨胀的日本帝国主义，国民政府却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甚至在上海租界采取各种威胁手段迫害爱国进步人士。这直接使得日寇的铁蹄更加猖獗地肆虐在中华大地上，踏过东北三省，踏过华北，踏过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头。日军在我国东北轻易得手之后，又向上海挑衅，淞沪会战开始。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全国各界以各种形式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抗日救国会等爱国组织相继成立，上海人民举行集会、游行，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日。不久，抗日救国会成立了义勇军委员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作家、诗人、演员纷纷拿起了文艺的武器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他们用电影、戏剧、音乐等艺术形式谱写祖国在危亡关头的声声呐喊，赞颂人民在熊熊战火中的铮铮铁骨。一时间，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被激起，如怒潮翻涌，一浪高过一浪。“左翼”作家们为更广泛地唤起民众的觉醒意识，以戏剧、电影、歌曲为宣传工具号召全国军民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1933年3月，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由沈端先（夏衍）、阿英等人组成的电影小组正式成立。田汉、聂耳、夏衍等共产党人纷纷加入艺华、联华等电影公司，创作了许多宣传抗日救亡的电影和歌曲，文化战线反击侵略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1934年春，电影小组在上海斜土路（今徐汇区段）成立“中国左翼电影



田汉



夏衍

运动”的新阵地——上海电通影片公司。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搬迁至荆州路405号，并拍摄了搬迁后的第一部电影《风云儿女》，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电影主题歌正是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电通影片公司创立于1934年，前身是司徒逸民等人创办的一家专营电影器材的小公司，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的电影小组成员夏衍、司徒慧敏等人参与正式成立。夏衍、田汉等负责公司的电影创作，司徒慧敏担任摄影场主任。当时的电通影片公司汇集了一批非常有影响力的编导演职人员，袁牧之、应云卫、许幸之、孙师毅等担任电影公司编导；吴印咸、吴蔚云等担任摄影师；主要演员有陈波儿、王人美、王莹等；音乐家聂耳、吕骥、贺绿汀也参与制作。电通公司拍摄了《桃李劫》《自由神》《都市风光》《马路天使》等脍炙人口的经典影片，许多电影的主题曲也风靡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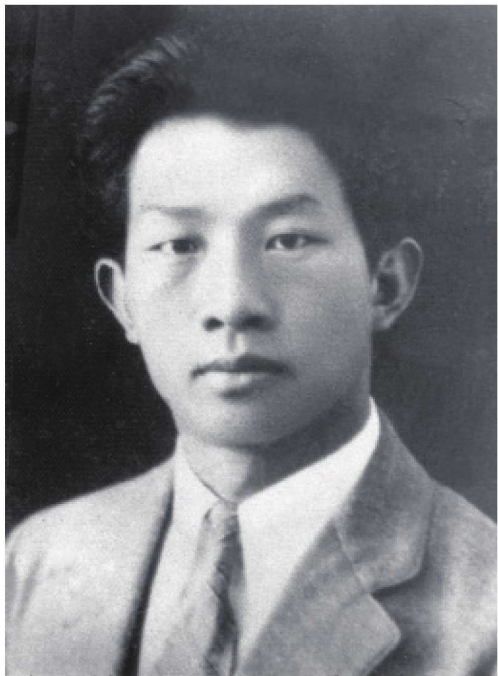
1934年秋，电影小组组长夏衍邀请田汉编写一个名为《凤凰涅槃》（又名《凤凰再生》）的剧本，讲述“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

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转向觉醒、成长，最终勇敢地走向抗日前线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表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当时田汉只写了十多页的故事梗概，由于紧张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他自由自在地进行创作，并且他还忙于其他工作，但电通影片公司需要尽快有新片开拍，因此，田汉就把改编电影剧本的任务交给了夏衍。在故事梗概中，田汉为剧中男主角、诗人辛白华创作了一首激昂奔放的自由体诗《万里长城》，其中的一段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原版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
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国民党和租界当局明令禁止拍摄抗日影片，但影片还是有明确的抗日主题。田汉在当时已经是非常著名的戏剧家、诗人、社会活动家，由于其作品宣传革命思想而遭到了疯狂的搜捕。1935年2月19日，田汉在研究访苏演出的剧目后便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与此同时，许多“左翼”作家也都转向了隐蔽斗争。临危受命的夏衍在影片需要紧锣密鼓筹拍之时集中全部精力，用了两周的时间将《凤凰涅槃》的故事梗概改写成电影摄制台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电影导演和摄影师分别由许幸之和吴印咸担任。

剧本定稿后，还需要一首慷慨激昂的主题歌来烘托和提炼剧情中所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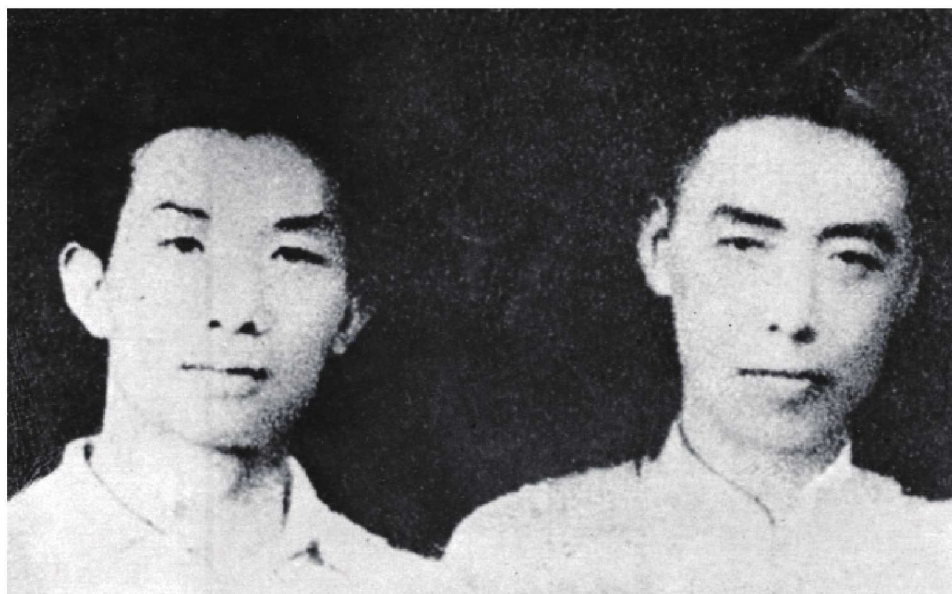


聂耳

含的思想精髓。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有几个字因在辗转中被茶水濡湿而难以看清，夏衍就请孙师毅一起辨认。原稿上的“冒着敌人的××××前进”中几个字已很模糊，两人经过反复琢磨，认为是“飞机大炮”四个字，便将模糊不清的词填补完成了。

歌词补全后，谱曲任务最终落到了青年音乐家聂耳的身上。聂耳 19 岁那年，只身一人来到上海追寻他的音乐梦想，凭着他的多才多艺和对音乐的满腔热情考进了明月歌舞团，担任小提琴手。虽然田汉年长聂耳 14 岁，但初出茅庐的聂耳与当时已经是戏剧泰斗和革命先驱的田汉一见如故，田汉带领聂耳走进了革命事业的殿堂。在田汉的影响下，聂耳参加了“左联”音乐小组。1933 年，聂耳又在田汉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二人的艺术才能

与共同的救国理想碰撞出了耀眼的火花，熔铸出了他们短暂而又经典的艺术合作生涯。因此，聂耳得知田汉被捕入狱后，向夏衍主动请缨，承担谱曲任务。他说，田汉曾跟他提及过普曲之事，他自己也有这个思想准备。夏衍将歌词通过孙师毅交给了聂耳。当聂耳手捧田汉所写的歌词时，那仿佛凝聚着千钧之力的词句激发起他的创作灵感，雄壮高亢的旋律从他的脑海中倾泻而出。聂耳在他霞飞路（今上海淮海中路）的居所仅仅用了两夜就完成了曲谱初稿。此时的聂耳也被列入了反动当局的“黑名单”。1935年4月，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组织决定派聂耳赴苏联学习，取道日本转欧洲。在聂耳准备出国的繁忙时刻，他仍然同以前一样把他写成的曲谱初稿拿给青年学生、工人、知识分子、中老年人，甚至文化程度不高或是不识字的人，向他们请教，他就像是一个天真的孩子，总是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每个音节、每个句子都



田汉、聂耳合影

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断地进行修改和完善。在离开祖国的前一天晚上，他还专程到电通影片公司的摄影棚与司徒慧敏等人进行练唱，听取朋友们的意见，尽最大的努力去修改。在谱曲过程中，聂耳和孙师毅对歌词做了修改：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万事追求卓越的聂耳提出要把未完成的曲稿带到日本去修改。尽管司徒慧敏担心这样会赶不上《风云儿女》的后期录音，但聂耳追求艺术上的完美、永不满足的精神和毅力还是说服了他。于是，聂耳带着《义勇军进行曲》曲谱远赴重洋。在国内，正在紧张拍摄中的《风云儿女》已接近尾声，摄制组也在翘首企盼作为主题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聂耳不负众望，及时从东京寄回了修改定稿的曲谱。孙师毅、司徒慧敏收到曲谱定稿后，立刻转交给《风云儿女》摄制组。

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充满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